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五十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七十三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上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十年凡三十年

戊午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

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

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寛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狥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質實

楊嗣復華陰人於陵之子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甘露之變事在太和九年毬鞠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擊鞠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發明

上書盜傷李石下書李石罷則大臣不得安其位天子不能為之主而當時之事槩可知矣凡此類直書於冊其義自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揚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纖人歸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揚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集覽 量移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鋒起漢東方朔傳變詐鋒起荀子嘗試之鋭鋒起注如鋒之齊起鋭而難犯 質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陳夷行潁州人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顧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

朝奏祥瑞皆停

集覽　騶虞說文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足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河出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洛出書注見同上劉聰晉時據平陽僭國號漢季龍姓石氏晉末據襄國僭稱後趙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沙汰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岍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地俗名鳳凰堆法門寺在鳳翔府扶風縣北二十五里唐憲懿二宗迎佛骨之所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

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詔以李

仲遷代之 集覽 幽鎮幽州盧龍藩鎮鎮州成德藩鎮河北故事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

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撿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考證

卒當作暴卒○謹按唐無父子之恩是以儲貳多不安其位文宗惟一子不思繼體之重擇賢師傅以教誘輔翼之乃聽楊賢妃譖毀卒不免死晚年不得已立兄子又為中人廢殺之傳至武宣立不以正遂有兄弟不相為後之議拜姪之嫌雖身後入太廟亦不能自安皆文宗有以自取之文宗果能恤其子必不至於若是也當因本文書曰太子永暴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毁之上名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官官宫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

質實 韋温京兆人綬之子

書法 漢董后唐憲宗暴崩書暴崩永暴薨矣則曷為止書卒病文宗也文宗不明不能芘及其子其暴薨也視之恬不為異綱目從其恒辭而書之所以病其上也

發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文宗君德不剛僅有一子乃以浸潤之譖欲加廢黜雖賴羣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故太子實暴卒而綱目止書其卒若

所以著文宗昏蔽之失雖其子之死且不能明若其自以病卒然爾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繫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幽枉畢達盖亦戛戛乎其難矣宜乎書法如此以譏其不明也

以郭旼為邠寧節度使

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集覽 旼與昱同尚父郭子儀也代宗尊之為尚父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

父天子師也南內興慶宮也郭太后所居貭實郭旼華州鄭縣人邠寧節度注見肅宗上元元年金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執金吾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然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貭實注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州貭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

吐蕃彝泰贊普死考異提要死誤作卒

槊泰多病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己未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考異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文忠二字分注謚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質實 晉州名注見威烈王二十三年平陽河東鎮名治太原府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旁午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中人注見

漢元帝初元二年

書法書官書爵書謚終唐世五人而已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皆忠賢也舍是大臣卒無具官爵謚者矣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名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

名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集覽苟得王傅苟猶言但也但得為諸王之傅幸矣質實耿介注見陳武帝永定二年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集覽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秋七月以崔鄲同平章事質實崔鄲貝州武城人郇之弟○冬十月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名敎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搆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

集覽 緣橦 緣循也橦傳江反柱也漢武時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尋橦緣竿戲

質實 陳州名注見周赧王

三十七年安州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周堺汝南人

回鶻相掘羅勿弑彰信可汗

國人立匽䮠特勒為可汗會歳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集覽 匽䮠特勒匽苦盍反䮠蘇市反匽䮠其名也回鶻俗謂其子弟曰特勒

質實 回鶻北方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可汗外蕃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外蕃書殺此其書弑何相弑之也相弑之則曷為書弑為相而弑其君則不可以恒辭書矣登里德宗建中元年烏介武宗會昌六年亦相弑之則何以書殺非中國所册命也非册命則固不可以中國之法治矣忠貞德宗貞元六年昭禮太和六年亦册命也則其不書弑何忠貞昭禮骨

內相殘王者不治外蕃雖以中國之法治之亦難予責之以詳也故雖中國所命立必相弒之而後

始書弒終綱目外蕃書弒六詳齋丁丑年

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書法自廣德甲辰書天下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至是六十六年所增者二百萬耳甫及天

寶之半生聚之難如此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

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

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灃為太弟以成美沖幼復封陳王灃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

質實

潁州名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書法

廢立者仇士良矯詔耳不書矯詔何病文宗也帝惟一子不能全之至於暴薨而莫之悟遂子其姪焉而又使姦臣得以廢之綱目書立書廢無異辭若曰帝實為之也云爾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考證

太弟當作太弟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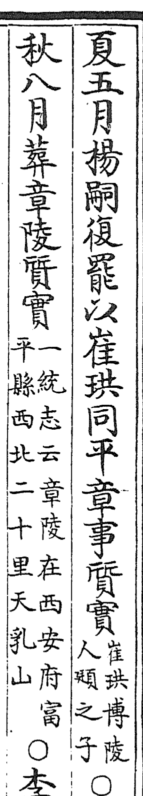
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遂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

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太弟即位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因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懵懵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名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集覽 大行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稱大行皇帝 周名作聖之功此是周公名公能作聖之功也書多方惟狂克念作聖蔡氏傳曰愚而能念於善則可為聖矣 成王敬德之效此亦成王知敬德之效也書名誥王其疾敬德蔡氏傳曰言德不可不敬也容可緩乎 自力御殿自力猶言力疾也天子所止謂之御謂帶病勉力升殿

書法　賀善賛曰文宗恭寛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閹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暴薨而不書暴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即位書遂譏遽也陳霸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武宗有富天下之私汲汲於成美之死書曰殺陳王成美遂即位陋之也於是殺安王溶不書舉其重者而已矣

發明　成美既為太子而無故廢之則太弟之立蓋據奪而得之耳然成美本封陳王今止還其故爵則在成美初無加益況始焉成美之立出於文宗本心今太弟何為必欲殺之蓋武宗樂爭其位有利欲之心志在除去已逼故雖仇士良納説而綱目必曰太弟殺之者推原其本責有所歸故也嗚呼武宗之得國如此雖欲享年有永胡可得哉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質實崔珙博陵人頲之子○

秋八月葬章陵質實一統志云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李

珏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名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

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兹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名監軍揚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

集覽 柄用前漢谷永傳方見柄用注柄權也言任用之而授以權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款塞求內附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戞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廬駁被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集覽 黠戞斯黠下入反戞紇黠反注見漢宣帝黄龍元年堅昆嗢沒斯可汗兄弟之名也嗢烏沒反赤心回鶻之相名即沙陀朱邪赤心也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那頡啜亦回鶻之相名也頡奚結反啜株悅反

正誤 其相赤心今按赤心人名回鶻相也武宗會昌二年為嗢沒斯所殺會昌三年回鶻侵逼振武石雄等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武帳至懿宗咸通十年朱邪赤心以討龐勛功賜姓名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

乃李克用之父也集覽誤甚【質實】伊吾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堅昆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結骨注同上年堅昆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西城未詳處所振武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質實】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蕭太后徙居積慶殿○十一月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夷直漏名由是出為刺史【質實】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胡氏曰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集覽千牛句絕官名也掌執御刀以宿衛者 質實李中敏隴西人婺州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南牙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

辛酉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賜

楊嗣復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考異珏字直字下並漏為字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摇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為卿等擇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名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啟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度藩王其不忠大矣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廹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集覽 比數句絶並上聲謂當時宰相

皆不以我為意也卜度猶言忖料

質實　隴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曖昧說文云日色不明貌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劉薛宦官耳書殺何無罪也書殺弘逸季稜貶嗣復珏等而武宗富天下之陋蓋無以自揜矣終綱目宦官書殺三呂強王守澄劉弘逸等兩下相殺不與焉曹知慈田令孜

發明　王者君臨四海任社稷之重常慮弗克負荷渠敢以位為樂故雖南面九五出於人心天命之不容釋而朽索六馬隕淵春氷之懼每軫于衷此固古先帝王之事也武宗越次而立雖出于一時閹宦之手是亦有命存焉胡為既已得國乃復追怨當時將相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是何識見不高德量不弘如此此綱目於劉弘逸楊嗣復輩所以書殺書貶而不言其罪也夫當繼體

之初命吉凶命歷年莫不由之而其施為遽已若是則識者可以占終矣惜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書法書予之也武宗之失有富天下之私有崇道教之惑至他美則綱目未嘗沒之故詔言事毋得乞留中則書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則書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

上受法籙於趙歸真考異上當作帝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書法司馬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歸真道士也其不書何畧之也書受法籙則其為道士明也是故史崇恩以五品階書道士劉玄靜以學士書道士軒轅集以迎書道士杜光庭以諫議大夫書

道士皆處非其據者也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将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懐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逺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冦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将顧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

田年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集覽 呼韓邪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質實 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漢水注同上年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

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吴仲舒奏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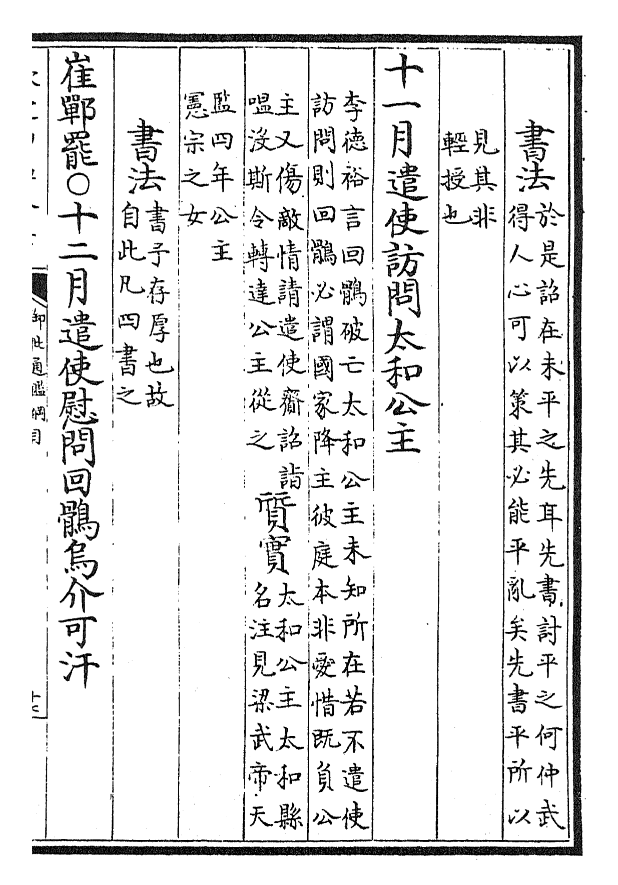
仲武尋克幽州

集覽 土團土謂土著團謂團結唐代宗時定諸州兵其名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建其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居庸關漢地志雲中郡有居庸關括地志云居庸在幽州昌平縣西北四十里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南俯臨軍都因名軍都關亦

名納款關羅壁識遺曰河北以居庸諸關為要關居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關南相通處路遶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峻捫參其降趁井下有澗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艱折萬狀山北寒氣先山南兩月案在今大都西北距都一百一十里至關南口入關山行六十里出北口

賁貫

盧龍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雄武軍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媯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一統志云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為要險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關之南重巒疊嶂吞奇吐秀蒼翠可愛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居庸疊翠



書法於是詔在未平之先耳先書討平之何仲武得人心可以策其必能平亂矣先書平所以見其非輕授也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回鶻必謂國家降主彼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敵情請遣使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賫

太和公主太和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公主憲宗之女

書法書予存厚也故自此凡四書之

崔鄲罷○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初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八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敕書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啗之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集覽

達干回鶻大臣稱曰達干　質實　李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漢武帝時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降虜

壬戌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質實　還左

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嗢沒斯帥衆來降

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

己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年殊不知兵蕃人長於野戰短於攻城年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令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年招誘降者轉致太原唱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年用兵上皆從之唱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集覽 羌渾注見代宗大曆九年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

宰相士良乃
惶愧稱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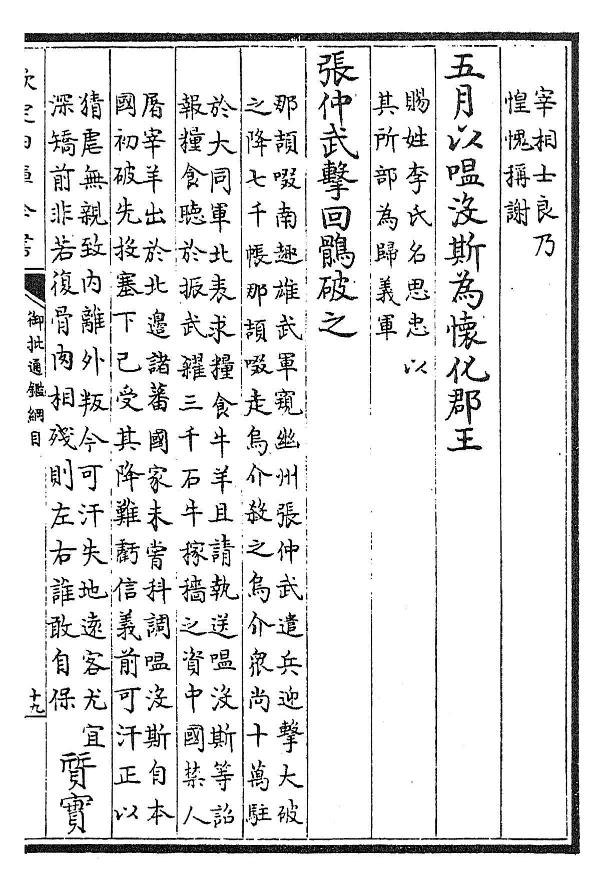
五月以嗢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李氏名思忠以
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武擊回鶻破之

那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諸蕃國家未嘗料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雖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賁實



大同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

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質實李讓夷隴西人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剽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睥睨邉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

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虜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亙有異同若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責賦詞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集覽 烏介回鶻可汗之號紇吃斯紇下沒反吃亦作扢音居乞反紇吃斯即黠戛斯也本曰結骨後世得其地者訛轉結骨稍號為紇骨亦曰紇吃斯云郅支郅支骨都侯匈奴單于名也漢元帝時甘延壽與陳湯發兵斬之於康居國郅音職日反奚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大同川本周時地名戰國趙置雲中

縣於此漢為鴈門郡平城縣地東漢末廢曹魏復置屬新興郡晉屬鴈門郡後魏屬代尹北齊置雲中縣隋初改為雲內縣屬朔州後屬馬邑郡唐初廢貞觀中置定襄縣尋廢開元中復置改縣曰雲中為雲州治遼析雲中置大同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為大同府治所仍屬馬雲朔二州名雲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呼韓邪遣子入侍事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睥睨注見哀帝天祐十六年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質實 白敏中下邽人

發明 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于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

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其桐業不終豈不宜哉

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黠戛斯遣使言先遣達干奉送公主久無聲問恐為姦人所隅上遣使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乃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禀命則是棄絶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横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

獵稍頗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遞還以賞之

質實 五坊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鄭朗鄭州人珣瑜次子

吐蕃達磨贊普死考異

提要死誤作卒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贊普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綝妃佞相為名舉兵屠渭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集覽 贊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論恐熱恐熱其將之名也

論注見中宗嗣聖十七年諸論
質實 渭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癸亥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氊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質實 諜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牙帳注見玄宗開元九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殺胡山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二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餽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質實 安西北庭二鎮名注見穆宗長慶元年

崔珙罷○太和公主至京師

公主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請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責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絶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集覽 北平太守漢李廣為北平郡太守都尉李廣孫李陵漢武帝拜為騎都尉後戰敗降匈奴

質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

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闗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湔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

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
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
非之辯也**集覽**當時不與臣者與許與也正義曰許與相推奬也如淳曰相與交善也不與臣者謂
牛僧孺事在文宗太和五年蒲人所以要孔子孔子
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謂孔子
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
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左傳曰
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注要平聲**質實**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河隴謂河西隴右二郡注見漢靈
帝中平二年一統志云無憂城在成都府城西四百
五十里威州境內按圖經云唐李德裕所築吐蕃號
曰無憂城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魯
州未詳沿革牛李謂牛僧孺李德裕闕中注見玄宗
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
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考異提要薨作卒據考證薨當作卒凡例當從提要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推馬牧及商旅責鐵煮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容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歷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遍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

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稹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

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纍拜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狥國也藉使有功父

予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　又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集覽　寶歷年樣樣式也敬宗寶歷中劉悟卒其子從諫匿喪求知留後河朔事體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故事勸天井關名在潞州上黨南

貫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跋扈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鎮魏二軍

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輔車之勢注見晉𢹂帝永和九年

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鄂壽唐三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壽注見秦王政六年壽

春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汝陽陳許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鄭滑二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宣潤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

十三年丹陽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

五十三年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一統志云天井關名在澤州城南太行山頂忠武軍名注見

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湖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趙州注

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晉絳二州名晉注見威烈王二十三年平陽絳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

書法　綱目書薨自戰國分王外非未成君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功公主也方鎮大臣未有書薨者自從諫以後方鎮書薨三（是年劉從諫宣宗太中十一年王紹鼎懿宗咸通十三年張允伸）大臣書薨一（僖宗乾符元年劉瞻）疑皆誤（據鄭子儀號官爵謚具止書卒）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名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質實　崔鉉博州人元畧之子　楊劉謂楊欽義劉行深

築望仙觀於禁中

書法　蜚廉桂觀亦求仙者也不書地此書地何譏之譏也望仙惑也於禁中亦非地矣是故晉

孝武書立精舍於內殿唐肅宗書置道場於三殿此書築望仙觀於禁中皆深譏之五年築望仙臺於南郊不書畧之也書其甚者而已矣

發明 書上受法籙於趙歸真則見其以萬乘之貴屈已於一妄人也書築望仙觀於禁中則見其以荒唐之說視之若真有然也夫神仙虛無之事不必遠求前古姑即憲宗以來觀之其效蓋可覩矣使其果可築室而来之則漢武輩廉桂觀通天莖臺與夫建章明光諸宮之作豈不勝於武宗一望仙觀乎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

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

賈實致仕注見德宗

貞元二十一年

書法

宦官未有書致仕者書士良何病唐也甘露之事士良專殺執政既又賊傷李石摇動軍情令而使之得以令終失刑甚矣故書譏之或曰宦官知止非美之歟後書削官爵籍家貲則此非美矣終綱目書宦官致仕二仇士良楊復恭皆以罪終者也

發明

鳴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之命繫焉所以廣其智慮裨其政治者當務之急孰有要於讀書親賢哉彼小人者恐其君見古今治亂而知儆省聞儒生陳説而開悟有以燭己之奸而不得恣其欲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其所大欲也苟惟遂己之欲則雖致君於幽厲措世於亂亡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之主尚當以士良斯言為戒服之心胷列於屏障丁寧告戒於子孫宮中暇日只是讀書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毋為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

夫然則君道立而天地人物有所倚賴而不至於貽禍揹惡於斯世斯民矣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於鄯州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寛厚沈勇有謀畧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集覽 尚婢婢 婢婢名也尚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尚結贊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鄯州節度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書法 蠻夷自相攻不書此其書何進㛹㛹也曷為進之心乎唐者也故自是㛹㛹不一書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質實 盧鈞藍田人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質實 櫜鞬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

質實　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洺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

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

質實　宣務柵未詳處所唯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八里有山名宣務或疑即此未知是否姑

録之以
備參攷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降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黄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

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質實 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蒼黄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肥鄉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元年平恩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昭義兵陷科斗寨

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䰞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

質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議者乃止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

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薨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别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釆其言以敬昕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質實

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嘉元年孟州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河陽節度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敬昕平陽人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論恐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

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質實 一統志云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縣東七十五里上有東西通道二嶺相對曰東烏西烏又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烏嶺一名黑嶺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沔與張仲武有隙故從之

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理其辭訟故有是命

集覽 党項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質實 兖州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夏州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卿

宰進擊破之

河東克石會關集覽石會關在潞州

潞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以書與石云劉稹願舉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則石當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質

而縛注見漢順帝漢安元年

甲子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名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進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

人繞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請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擒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

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名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兖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名募所致耳德裕曰名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

賂之事必不得隱於以施刑斯迺罰一而懲百矣

集覽 虛喝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質實 一統志云榆社本漢上黨郡涅縣地名晉為武鄉縣地隋始置榆社縣屬韓州大業初廢義寧初復置屬太原郡唐初於縣置榆州尋罷州以縣屬遼州宋熙寧初州縣俱省元豐中復置遼州及榆社縣金仍舊元省入遼山縣未幾復置本朝因之為遼州治所仍屬焉橫水戍莫詳處所唯鳳翔府城東三十里有橫水來自杜陽川流入渭俗呼為夜义河或疑即此未知是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韓信破田榮事在漢王邦二年李靖擒頡利事在太宗貞觀四年牙門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李相謂李石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

取揚州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黠戛斯遣使入貢○以劉濛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内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宫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

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集覽瞿曇西域有瞿曇氏東坡詩坐令魯叟作瞿曇注瞿曇佛也質實輻湊

注見漢文帝六年老聃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質

實 柳仲郢華原人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没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遣王逢屯翼城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名而戒之

質實 翼城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

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宫豈聖天子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名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質實 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閏月李紳罷昭義將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獘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名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

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来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客遣諜着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廹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集覽 敗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 質實 鎮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悩悩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

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横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

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輙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司馬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于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集覽 昭義注見德宗貞元十年團兵即土團注見元年木偶人注見隋文帝仁壽二年

質實 昭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於是執誼送京師斬之則殺降也不書何誼罪人也始則勸亂終則賣主且非三州降唐則誼計未必出此綱目以為可殺故不書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獘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輙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輙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

於內則本先撓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集覽河北三鎮謂成德魏博盧龍三藩鎮

質實休沐注見漢昭帝始元四年從容注見秦

二世三年滄景二州名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德裕秉鈞于時所難制者莫藩鎮若也而德裕使之若臂指之運故劉稹之誅王元逵何弘敬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諸掌則亦以其處置有方故也綱目於德裕加扶賜爵之事特書於冊是亦予之之意爾謀國若此其庶矣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

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満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集覽 加宰相縱去文宗太和間從諫入朝加以同平章事而遣歸鎮中傷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病德裕也德裕入相以來御回鶻討昭義不可謂無功矣然有二失快私讎一也自満假二也綱目每書譏之書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以

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貶牛僧孺流李宗閔殺吳湘貶韋元質皆譏其快私讎也再書羣臣上尊號於黜憂斯降郭誼降之下皆譏其自滿假也君子以為才畧雖高而未聞道可謂善論矣

乙丑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胡氏曰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覆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

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絶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集覽未至乎大人易乾卦九二利見大人伊川傳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皆大人之事也荀子解蔽篇明叅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正誤未至乎大人今按胡氏明云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正引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朱子註大人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集覽乃引易經荀子何邪質實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弘宣性寛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約秋稔償之境內足食質實飛狐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義

武節度注見莊宗同光三年

殺江都令吳湘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

質實 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吳湘貴溪人

發明 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公旁作述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德裕相唐雖有威制方鎮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於泰華而志得意滿忿忮盈溢既以私意貶僧孺

流宗閔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縉紳其何以愜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於吳湘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爾他時吳汝納追訟其冤而德裕有潮陽之貶尚誰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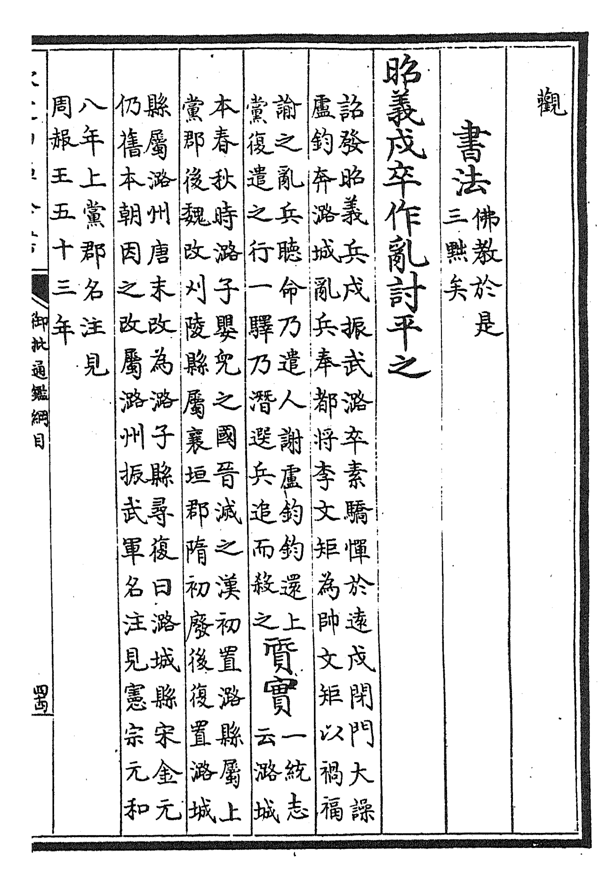
夏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

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筭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集覽 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拓鬬提奢猶華言四方僧佛也訛拓為招去鬬奢留提故稱招提後省故

云十方常住有常住之寺為招提蘭若杜甫大覺高僧蘭若詩注蘭若寺也若字案梵語音惹釋氏要覽云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回分律云空靜處薩婆多論云閒靜處智度論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阿蘭若者離諸忿務也數說不同其實無諍五臺山名其中多僧寺有東五臺西五臺相去二百餘里在奉聖州北案契丹國志胡嶠陷北記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盜跖柳下惠之弟正義曰跖本黃帝時大盜名以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號盜跖陽虎春秋魯季氏之家臣質節鎮猶言藩鎮也定五年作亂春秋書之曰盜實注見肅宗上元二年一統志云五臺山名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也臺分東西南北中寺宇壯麗甲於他州寺



覲

書法

佛教於是三黜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盧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潞城本春秋時潞子嬰兒之國晉滅之漢初置潞縣屬上黨郡後魏改刈陵縣屬襄垣郡隋初廢後復置潞城縣屬潞州唐末改為潞子縣尋復曰潞城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書法　凡書置庫譏也據瓊林大盈欠負耗賸此其書何嘉德裕也名曰備邊又以度支主之則非人主私藏比矣其後務反德裕改為延資果何義哉宣宗大中三年

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書法　書譏也擇道之為異端一也武宗惡釋而好道則以長生之說足以惑之耳故綱目於受

錄趙歸真則書以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則書以玄靜為崇玄館學士則書皆譏之也

發明 方書毀佛寺勒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道士書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考異 為其二字羡綱目無此例據元和十二年書貶高霞寓貶袁滋漢甘露元年書免京兆尹張敞官則此當書貶給事中韋弘質官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集覽 賤人圖柄臣正義曰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顏

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也

書法　書貶官多矣未有書曰其官者書曰其官何史失之也史失之則如勿書書病德裕也於是弘質言宰相權重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貶之專莫甚矣他日啓宣宗灑淅之疑而不免崖州之貶宜哉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寛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集覽　道士以為換骨胡氏曰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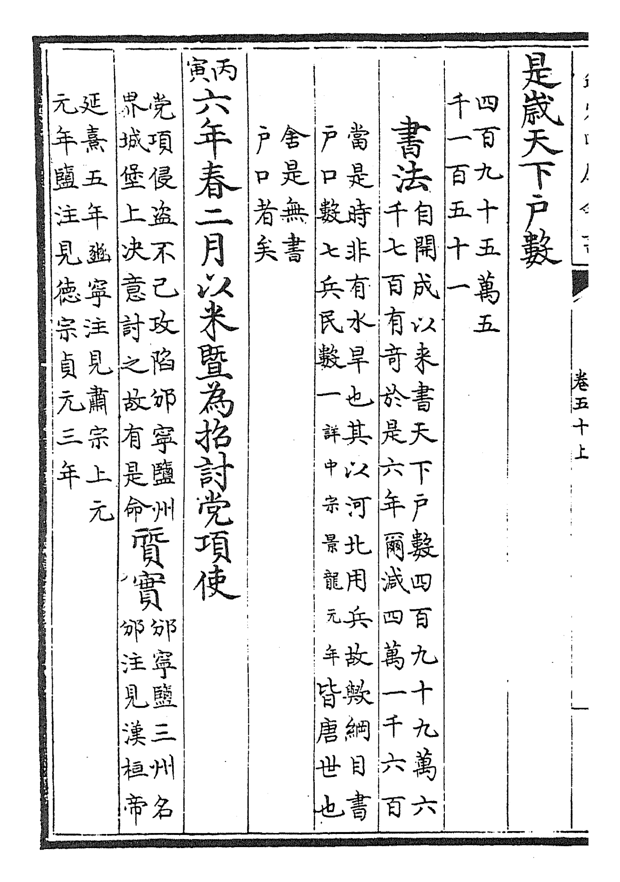
曰蛻形**質實**方士方外之士也

書法上有疾也然則曷為不以有疾書上餌金丹自秋覺疾而方士以為換骨綱目不書有疾若曰惑於邪說疾而不知其疾云爾所以譏也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獵如狐兎也**集覽**河湟二州皆西羌地河本漢金城郡後秦置河州湟本漢西平郡唐置湟州河水出敦煌郡塞外崑崙山東注海湟水出金城臨羌縣塞外至允吾縣東入河栔允吾音鉛牙

質實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



是歲天下戶數

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書法 自開成以来書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有奇於是六年爾減四萬一千六百戶口數七兵民數一詳中宗景龍元年當是時非有水旱也其以河北用兵故歟綱目書皆唐世也舍是無書戶口着矣

丙寅 六年春二月以來暨為招討党項使

党項侵盜不己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賈實 邠寧鹽三州名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豳寧注見肅宗上元元年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考證當去立以下十四字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〇謹按夏后氏有天下傳於子為百王不易之法是以三代盛時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昭穆有序親親尊尊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為孝王孝王叔父也臣也懿王兄子也君也親親不害於尊尊君臣之分固在也春秋有事於大廟躋僖公謂之逆祀臧文仲縱逆祀孔子譏之唐武宗疾篤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為皇太叔是時武宗不言旬日矣非武宗立之也立之者宦官也武宗崩太叔即位為宣宗宣宗叔父也藩王也臣也帝崩子幼藩王入承統可也君臣之分則不可紊既曰叔矣加以皇太之號是親親害尊尊也古無是號自宣宗始夫為之後者為之子禮也春秋之法僖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視武宗明矣宣嘗臣於武晚年詭臣建議直欲出其在廟之主其言曰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彼不知

宗廟之禮嗣君拜先君非叔拜姪也獨不考孝王於懿王之統文仲繼逆祀之譏乎今故追原終始當書曰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據事直書以著藩王入承統之義而去宦者所定不正之名也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

事祿祿拱手一聽官官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賀寶光州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戊陽冢宰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祿祿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太弟已非況太叔乎○賀善贊曰武宗天資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黠戛內平劉稹綱目於此獨詳書之然雖知惡釋氏而溺信道流則亦未得為卓然者至於即位書遂則自霸先以來未之有也

夏四月尊帝毋鄭氏為皇太后考異帝字羨據通鑑但書尊毋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書法 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方士書伏誅七詳漢文帝後元年○書詔何病宣宗也大中之政務反㑹昌三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度僧尼甚而上京特增八寺綱目書增書復而冠之以詔所以深病宣宗也

發明 武宗惑於方士而廢斥浮屠宣宗繼之甫誅趙歸真等即詔度僧尼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自可觀矣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

書法開元嘗書增太廟為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譏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故書定深譏之

發明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論其失且謂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毁則無世數深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失又過玄宗遠矣夫禮有定數而狥已意為之則亦何所不至況唐至武宗僅十五朝而已增至此若使如周之三十六王則所增殊未已也

凡此類據事直書不待貶黜而失自見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考異殺當作弑

烏介之衆降散餧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殺之而立其弟遏捻

八月葬端陵

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徳裕以其寒族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質實　才人女官名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一統志云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一十里陪葬王賢妃其母韋太后陵在咸寧縣東

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質實　衡州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郴州注見楚義帝元年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玨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册黠戞斯可汗使

武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事遂寢

質實 回鶻北方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撻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於揚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闕節乎

集覽 褫其衣易訟卦以訟受服終朝三褫之注褫解也音敕紙直是二反

質實 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三年杭州闕節注見穆宗長慶元年

冬十月禘于太廟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上受三洞法籙 **考異** 上當作帝

書法 前書受法籙於趙歸真矣於是復書病宣宗也誅歸真者宣宗也受法籙者亦宣宗也一

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長生之説足以惑其心而已矣終綱目書受籙三詳宋壬午年

發明宣宗能誅趙歸真而不能不受法籙比而觀之義可見矣此綱目書法之意也

○十二月朔日食

胡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反者受法籙是已蓋其心蔽於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於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上

謹案第五頁前二行金吾官名按唐百官志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此引漢執金吾者誤

第五頁後七行晉州名注見威烈王二十三年平陽刋本訛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按唐地理志晉州平陽郡蒲州河東郡各自為州今據改又河東鎮名治太原府刋本訛河東郡名注同上年據方鎮表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西城未詳處所按元和志西受降城東至天德軍一百八十里舊天德軍理此

此失考

第十六頁後三行在今大都西北刊本西訛東據

元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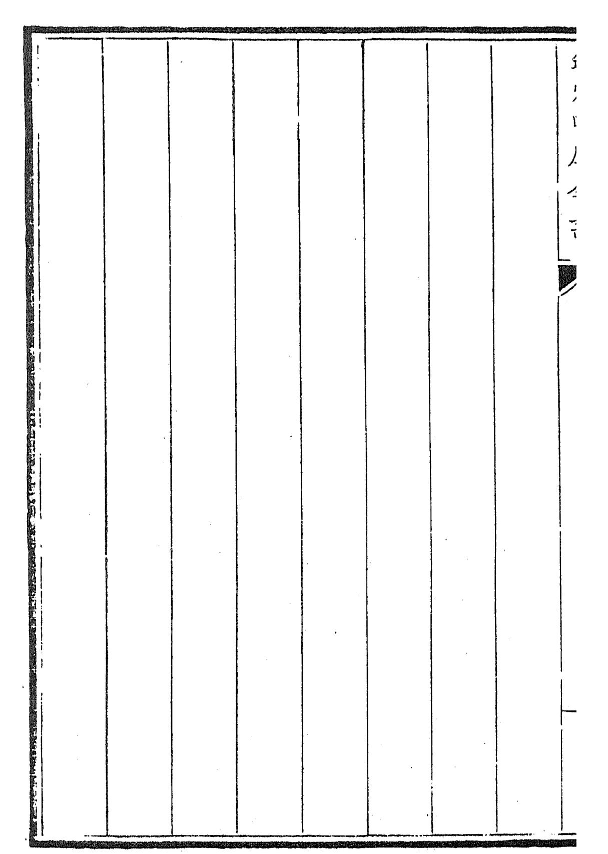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首相結都那刊本那訛邪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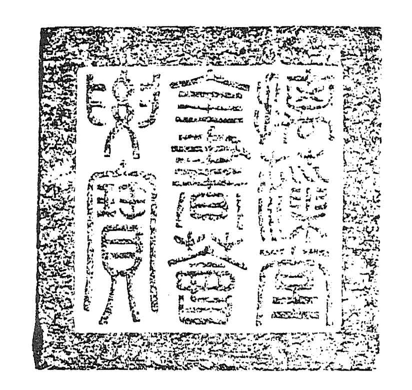
吐蕃列傳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李石為河陽節度使按昭義

藩鎮傳李石代沔領河東石傳及劉沔李德裕等傳俱畧同則河陽當作河東為是

第五十頁後四行注見憲宗元和三年杭州按浙西觀察使此時治蘇州亦非專領杭州也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五十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下

丁卯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宫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使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鷺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質實 封敖冀州蓨人僥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發明　按唐書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於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書即位而書立其亦異於諸帝者矣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書法　書毀佛寺放僧尼至是不一二年耳既書度僧尼又書復廢寺綱目前書以詔此書以敕病宣宗也綱目以來書廢興教者三魏主燾誅沙門毀書像宋丙戌年周廢佛道教毀淫祠陳甲午

年并武宗而三焉會昌五年然魏周皆六七年而後復其復之速未有若唐之甚者也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嘆哉

積慶太后蕭氏崩○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鹽州破走之

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

夏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鬚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集覽 令狐綯令狐複姓也令音零綯音桃

質實 令狐綯華原人楚之子

秋八月李回罷○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再貶德裕

質實 吳汝納貴溪人潮州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書法 書復可也書增何譏也凡增者不宜增者也德裕省冗官未見有缺事者大中君臣動欲反之謂之何哉綱目書曰復增深譏之也

戊辰 二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胡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

奉公難矣 質實 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書法 柔立向德裕所棄也是時務反德裕柔立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寃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故書譏之

黠戛斯攻室韋大破之

回鶻遏捻可汗日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衆黠戛斯帥諸胡兵取之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 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寘於案上集覽金鏡書名金鏡録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名術士柴叡明使相其地叡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

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朔日食貭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

懿宗咸通十年韋澳

京兆人貫之之子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宫

考異 據胡氏管見當書帝弑太皇太后郭氏于興慶宫以著宣宗弑嫡母之罪且宣宗不以袝葬配饗則其弑明矣況後魏廢后高氏暴卒綱目特書胡太后弑則此亦當書弑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祔葬憲宗有司請

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名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辯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質實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勤政

棣注見玄宗開元二年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東宫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句容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書法　暴崩何弑也故地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於是宣宗之惡微而顯矣

發明　郭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之嫡出敬宗文宗武宗之祖母歷五朝母儀天下宣宗初政未有令善乃以庶子弑其嫡母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弑曰陳宏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於中和殿書之今郭后亦以暴崩于興慶宫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弑逆明矣然憲宗先巳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遷就其說至於郭后則素無疾恙一日恚欲自殞宣宗遽加震怒而是夕暴崩其為弑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弑則書地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

宣宗以庶孽奪嫡自以為憲宗之子下視穆敬文武四朝既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又以諛臣之言欲遷穆敬文武出廟其傲慢不恭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嫡母親行弑逆畧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其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宏志者待之耳或曰隋煬之逆何以直書曰楊廣之事隱矣隋文有疾卧與百官辭訣天下皆知其以疾終故綱目發其弑逆以正廣之罪也若憲宗及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崩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為陳宏志先王怡而諱其大惡也或者又曰郭后之事先儒胡氏既已正其弑逆之名何待詳辯而後知之曰先儒雖能言其弑逆而不言其所以弑逆與隋煬之事皆然是猶加人以罪而不發其罪惡之實亦恐未必服辜此臣所以詳考顛末力致其辯以正夫人之罪亦所以發明綱目書法之意也觀者試思之宣宗

先名怡

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户質實 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質實 黑山烏嶺之功事在武宗會昌三年

書法 書惡敏中也德裕之政私喜怒未免也起用馬植可矣有功如雄徒以德裕所薦必痛抑之謂之何哉綱目不書馬植刑部侍郎而書以石雄為神武統軍舉其甚者也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考異 萬上漏以字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遜尚之舊例以銀
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
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
以毋得輊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
之還問公主向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
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
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

集覽 外命婦諸臣之妻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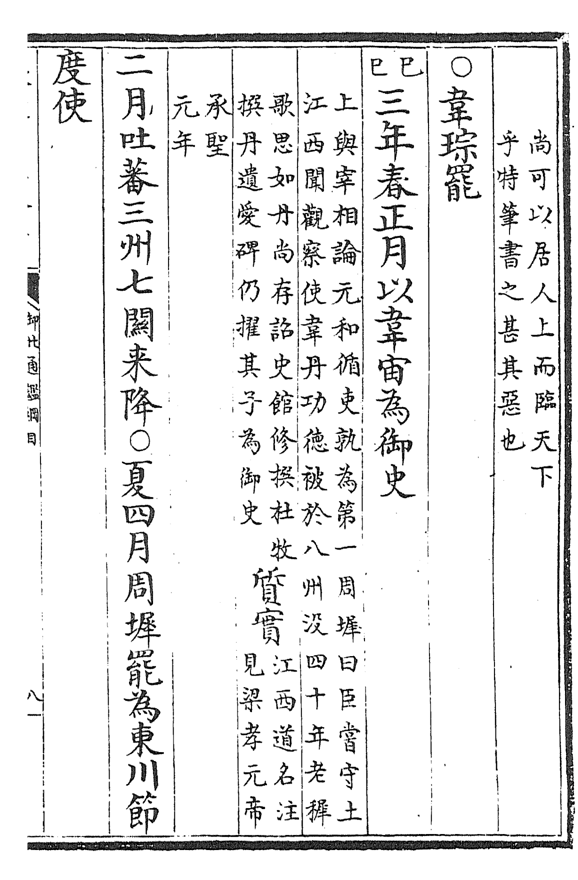
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質實 一統志云萬壽縣名唐初分江津縣地置之初名萬春後改萬壽宋末併入江津故城在重慶府縣西鄭顥祇德之子慈恩寺在西安府城南曲江池側唐高宗為文德皇后建

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書法　后葬不書地合葬也此書景陵之側何非地也景陵是也不合葬而於其側則非矣綱目祔非其人書地葬非其所書地名非其名書地漢哀傅太后渭陵元壽元年唐武乾陵神龍二年非其人也漢宣許后杜陵南園本始三年桓梁后懿陵延熹二年唐郭太后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是年漢和梁太后西陵永元九年桓匽氏博陵元嘉二年非其名也書葬於景陵之側而宣宗之惡亦不可揜矣然則景陵之側一也葬孝明皇后則曷為不書懿宗咸通七年非嫡宜也故不書綱目之筆削審矣哉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舍是無書地者矣

發明　綱目凡葬后皆不地而此獨書其地者所以著時君加怒削其合葬祔廟之儀耳夫以嫡母之重既裁損其奉養之禮從而殆之今又削其葬禮此與季孫意如絶昭公兆域何異所為若此



尚可以居人上而臨天下乎特筆書之甚其惡也

○韋琮罷

巳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為御史

質實 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

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集覽使相領宣武唐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號使相宣武藩鎮名也質實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京兆尹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質實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子直方為留後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集覽銀刀都都猶部也號曰銀刀 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衣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

年一代餘没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質實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凉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六關注同七關靈武節度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安樂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嗚沙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威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嗚沙七關謂木峽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六盤等關皆唐時所置故址在平凉府鎮原縣西南境内温池縣名唐初所置屬靈州後改屬威州故城在寧夏中衛境内鹽利按一統志寧夏衛有大小二鹽池大鹽池在衛城北四百里小鹽池在衛城東南二百七十一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凝結此為河朔之鹽利也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取維州質實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

○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張直方歸京師

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

李德裕卒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扶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

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集覽 惟天吏可以伐燕公孫丑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注天吏天所使者謂王者得天意者也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今齊之政猶燕政也又非天吏我何為勸乎

書法 崖州司户也不書何削之也黨禍不解德裕與有責焉

庚午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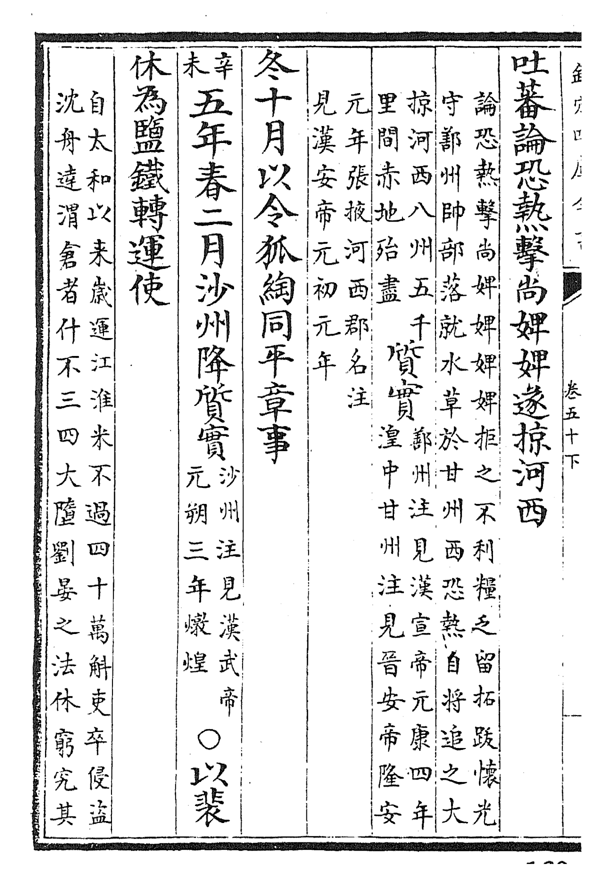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

發明 宰相而與中人交通貶之誠是也然貶止宰相而中人無預毋乃頗乎此綱目所以止書貶馬植而不及元贄者也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綝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九月貶孔温裕為柳州司馬

党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温裕戣之子也既而戣弟子吏部侍郎温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質實 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孔温裕冀州人先聖三十九世孫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自將追之大掠河西八州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質實 鄯州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甘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

質實 沙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燉煌

○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

奬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集覽沈舟沈直禁反侵盜其米故沈其舟於水中質實太和文宗年號

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質實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綏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

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集覽　小檉函檉木葉細如絲似柏而香用為小函以藏書也詩皇矣篇其檉其椐注檉敕丁反疏云河旁赤莖小楊也段成式云赤白檉出涼州通志云材可卷盤石

質實　定遠城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南山有二處一在慶陽府合水縣治南一在文縣守禦千戶所治南清水江邊其下未知孰是智者察焉鈔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銀夏二州名注見
明宗長興三年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耒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名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

質實

河渭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廓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崞縣

書法

自貞觀書結骨俟利發入朝二十二年至此近二百年無書蠻夷入朝者於是復見雖其計窮出此非真慕義然華夏之氣庶幾少振矣故書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蓍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質實　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　瓜注見莊宗同光二年伊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肅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蘭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

崔龜從罷

壬申六年春二月雞山群盗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群盗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廹於饑寒盗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拓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

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遏行群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恤唐儉狙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伏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乎

集覽 韓信不顧酈生漢高時酈食其說齊王田橫下之韓信乃夜襲齊橫以為酈生賣已遂烹之李靖不恤唐儉唐太宗遣唐儉誘突厥頡利使歸款頡利許之李靖因襲破頡利儉脫身還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事在武宗會昌四年

質實 蓬果二州名蓬注見肅宗上元二年果注見玄宗開元二年雒山未詳處所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巴南巴州之南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狙詐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朝三暮四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質實 鄠縣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書法 鄭光何母舅也於是尋罷之矣何以書譏也嫡母蒙弑而妾母是崇雖罷之猶譏也

發明 唐興至是凡十六君豈無元舅未有賜莊免其稅役者宣宗崇奉妾母恩禮備至其如嫡母何哉雖曰罷之亦譏之也

夏六月以畢諴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集覽頗牧廉頗李牧皆戰國時趙之良將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畢諴偃師人構從曾孫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諸沓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諸沓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諴招諭党項降

之〇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於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辯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

華屋精饌以養情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集覽 髮十七萬僧令僧長髮為民也有功可食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音似詳見勝文下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前書復度僧尼譏也此書復禁美之歟禁私度耳非罷也逮懿宗而書置戒壇度僧尼矣終綱目書禁私度僧尼二是年五代乙卯年周

發明 凡天下之事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反前人之所為則亦未有不復其初者如宣宗復禁私度僧尼之類是也據事直書而理自明

癸酉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别宫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悦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弑其嫡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質實所謂計本遺末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内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質實

榷酤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質實　宣政殿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關中注同上年京兆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宣宗於此猶知一罷元會蓋庶幾焉故書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於三朝二十八（詳周安王二十年又漢惠帝七年）惟此書罷元會他無聞焉然則雖大變也世主之玩視者多矣

發明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興慶宮之禍至是七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裘甫唱亂自是盜賊横行唐室遂滅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大中之終始識者可以觀矣

二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賜紫睦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集覽舉職舉稱也記明堂位曰各揚其職注揚舉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敕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弘逸季稜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

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狐綯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丶集覽南北司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南北牙弘逸劉季稜薛士良仇弘志魚歸長王公孺馬元實刀宗實王 質實 硤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八年太和之變事在文宗太和九年陝虢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莘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質實 海州注見秦二世二年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集覽甘露之變在文宗太和九年

乙亥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質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强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

處分語中事也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群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㢘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集覽抉摘抉一決反挑也摘與擿通他歷反動發之也簿書期會簿書謂簿籍文書也期會猶程限也

質實渭上渭水之上注見漢高帝五年醴泉縣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鄧州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　質實　浙東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集覽　戎臣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程氏附録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又注見漢武帝元光元年師出以律否臧凶　質實　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

書法 宦官宗威攝閤豎於是監軍始有書杖配者終綱目宦官書杖一而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甞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質實殿最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課殿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質實夔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以鄭祇德為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使鄭祇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從之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税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户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胡氏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靳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戸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

十一月册回鶻為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遽加殄滅近聞已厖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册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册拜可汗

集覽已厖歷懷建可汗名 質實會昌武宗年號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書法 於是議不決止矣則其書何譏也宣宗弑其嫡母則薄於穆宗以下宜矣故雖景讓建議之法而綱目特書詔議所以誅宣宗之心也

發明 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遷出廟也今唐主自以為憲宗之子方且下視穆敬文武而謚臣如李景讓者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而綱目亦必直書以貶之也夫唐主歴事四朝親為之臣今乃欲出其廟主則其肆行不道為可知矣况郭后區區深宫一婦人復何所憚宜其親行弑逆而不顧也噫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

其不然乎集覽前此謂此一日前二使王歸長馬公孺質實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大抵詳見虞書二典

詔內園使李敬實剝色配南牙

內園使李敬實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横絶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集覽剝色內侍有衣黄衣緑衣緋衣紫者剝色謂剝降服色而命剝色配南牙

配質實南牙注見中宗役嗣聖十四年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户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悦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

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玭仲郢之子也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别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集覽他岐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岐路 質實柳玭華原人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

令狐綯所忌而出之〔質實〕封駁注見文宗太和八年華清宮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集覽〕滑稽史記滑稽傳索隱注滑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貢父曰滑亂稽疑也轉利之稱臣瓚曰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離騷經卜居篇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晦庵

集注云滑稽圓轉貌揚雄酒賦鴟夷滑稽顔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詼諧詼譏戲也諧合和也

質實琵琶樂器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

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薨軍中立其弟紹懿考異

提要薨作卒　質實成德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當從提要

○冬十月以尚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

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秦成防禦使李承勛利其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勛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從内地使西邉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黙然明日諸将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将士無戰守之勞有耕

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衆居之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河渭二州名河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秦成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辯

鄭朗罷○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集覽 軒轅集軒轅道士複姓集名也羅浮山在廣州南海縣南山有洞通勾曲又有璇房瑶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者二山之總名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本名蓬萊山

一峯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焉

質實 一統志云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即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合而為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臼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伏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玆山之奇勝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書道士多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則其書道士何為迎之書也終綱目聘名書迎五中公槩勝耿況周息元軒轅集自漢以前所迎

者賢士也由唐而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芀木為柵深塹其外寇不能冐選教士卒甚鋭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専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集覽安南唐以嶺南地分五管曰廣曰桂曰容曰邕曰安南樹芀木為柵樹上聲扶樹植之也柵棨柵也編立木為之芀字初疑是木名遂檢通鑑釋文唯注芀音調更無訓解又檢韻會注芀田聊反說文葦華也案爾雅葦醜芀注其類皆有芀秀醜即類也是知芀與木為兩物夾雜樹之為柵耳然舊書皆無解者未敢便執此說為是近讀戰國策見張孟談對趙襄子曰臣聞董閼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宫之

垣皆以荻蒿苫楚墻之其高至丈餘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注荻萑葦屬爾雅蘩醜荻為蒿苫葢也楚荊也以是四物為墻焉始信艻非木名可以為柵無疑矣苫詩廉反葢音盍萑音丸深塹為句深淺之也塹遶城水也字或作壍漢高本紀深塹而守不能冒冒亦音墨並訓犯去城半日為句一本作去交阯半日程中其要害中竹仲反當也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謂之要害

樹艻木為柵

正誤

今按艻之為物以樹字推之必非葦華通鑑胡三省注一書從艸從力讀與棘同羊矢棗也此說亦非通鑑下文有云壍外植竹胡註引桂海虞衡志艻竹刺竹也黄齊守新州無城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徑傳聞交阯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然則艻木為柵非壍外所植之艻竹矣永樂中余弟尚書洽久在交阯考訪得安南志唐田早為安南都護作木柵歲率民錢不時完王式至樹艻木柵為没濠周植刺竹冠不敢犯偽

越外紀所載亦同字皆作竻今交趾有竻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民間採此木橫布外面甚耐久土人書作竻正如土產黃心木本只竻字土人書作苙了字書作艻之類多有妄加艸頭竹頭者刺竹如湖南猫竹而節密刺尖射外快如錐民遶宅栽之雞犬不能入竊意此木此竹皆最堅勁有力而得名土人因竻竹例書作竻而通鑑本唐書轉寫作竻誤從刀也深塹其外今按當以深塹其外為句通鑑全文云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冠不能冒不當以其外屬下句

質實　一統志云

安南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有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兼置交趾刺史治羸陵東漢郡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從交州治龍編梁陳於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歷間

復曰安南五代梁時土豪曲承美専有其地後爲劉隱所并後楊延藝紹洪相繼爲交趾節度使既而管内大亂推丁部為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内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為其將黎桓所篡其後李公藴篡黎氏陳日煚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交趾郡王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後歸附封為安南國王

國朝洪武初陳日煃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傳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永樂間遣將率兵分道並進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提刑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於交州府洪熙初寇孽黎利攻刼諸郡邑朝廷復命將討之宣德初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曰暠者主其國詔封為安南王後利篡暠而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来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至今朝貢不絶

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以劉瑑同平章事

瑑與崔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集覽 瑑杜究反甄別品流甄之人稽延二反並訓察也別鑒別也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質實 劉瑑汴州人仁軌五世孫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王夷甫王衍表字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中原猶言中華也注見肅宗至德元年中原板蕩

二月崔愼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陛下

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集覽食其力力謂祿力也記曲禮篇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上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篇執左道以亂政殺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也不死之說楚辭天問篇何所不死文公集注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矣固未可信然俗傳海外瓊州

山中有楊宋卿者年百九十五歲有九世祖不食不死不知其年歲子孫藏之雞窠之中此或有之不足怪也今因録入以廣異聞正誤不死之說今按范氏力辯無此理集覽反引他說以資異議良可怪也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名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亂平之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蕭倣蘭陵人悟之子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五月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

論事上甚惜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質實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質實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

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瑑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質實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薫

右補闕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羡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羡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羡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質實 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没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麗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是置而不恤至

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集覽】龐勛亂徐土事在懿宗咸通十年【質實】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三川謂涇渭汭三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及漢髙后三年岷山注見德宗興元元年芝巢起山東事在僖宗乾符二年

【書法】盜賊之陰兆矣自是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虚生信哉

【發明】大中之治當時謂之小太宗此歷朝之所未有者抑不知宣宗特區區小數以察為明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况其大節旣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禍亂溢出故是年四月書嶺南軍亂五月書湖南軍亂六月書江西軍亂七月書宣州軍亂而又河南北淮南大水迭書于册用見天人之變交應於時至明年遂疽發於背而東首環泣矣未幾大盜四起唐遂以亡然則餘

慶餘殃之報夫豈僭差而
或者猶以賢君目之過矣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

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間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御輩善為之朕常恐御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集覽

廢格不用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廢格詔書

質實

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閭閻注見昭宗天復二年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潤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别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　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質實宣歙觀察使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江州自間道一夕至洪州討平之　質實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洪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

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仲不諭尋拜相

己卯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質實 一統志云永福本漢始安縣地唐初析置永福縣因鄉為名屬桂州五代宋元俱仍其舊本朝正統間省理定縣入焉改屬桂林府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廣德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質



實武寧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上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崩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

非次屬諸官者葢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葢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辯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内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内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集覽 丌姓也元和姓纂丌音巨基反漼取猥反

質實 鄆州

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夔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齊桓公定嗣於易牙左傳僖十一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争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者六七十日蓋桓公十月乙亥卒至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始斂殯也註雍巫即易牙古之知味者

賀善贊曰宣宗厲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

書法

已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毋以曖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蚤建綱目每深病之○於是立為太子然後即位不書書鄆王何罪宣宗也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以位為樂諱言嗣續至以是罷宰相裴休崔慎由既不可諱倉猝命立乃

在少子遂使宦官得以外託義舉竊為已權綱目書曰鄆王漼即位譏不豫也後書普王儼即位義同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

書法書譏也宣宗親見憲武之誤親行歸真之誅於是又受誤於玄伯書曰李玄伯伏誅所以垂戒萬世也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方士以名見書者十有四徐市新垣平少翁欒大公孫卿瀋誕盧迦逸多鄭普思葉靜能張果周息元柳泌趙歸真李玄伯而罪者一鄭普思誅者七新垣平少翁欒大瀋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人主之求長生者可以鑒矣

發明有生必有死雖聖人不能易也若使長生可求則聖人已先求之矣唐人酷信方士之説

而禍敗相踵向使不妄服食未必遽殞其生將以延之適以趣之而乃覆車相尋怙不知悟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於趙歸真李元伯等伏誅皆書于冊不以其微而不録其亦深嘆唐人也夫其亦深戒後人也夫○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㓜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己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説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贇實

杜甯權京兆杜陵人如晦之後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集覽 滈下老反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集覽 所從傔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三年傔從

質實 清溪關名注見德宗貞元四年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大

禮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

書法劉聰嘗稱為皇帝矣不書僭號據劉聰書稱皇帝此其書僭號何南詔世受唐冊則唐臣也故從唐臣例書僭號所以著其叛也

綱目書僭號七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庚辰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集覽象山縣名在浙東屬慶元府山在府東百六十里東南北皆濱海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縣界案慶

元古明州也剡縣在浙東屬紹興府有剡溪在嵊縣南百五十步晉戴逵居此因名戴溪案紹興古會稽也剡音時冉反暀羽兩于況二反

質實

一統志云象山本漢鄞縣地名晉為寧海縣地屬臨海郡唐神龍初於寧海縣界海曲中象山東麓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初屬明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寧波府剡縣本漢剡城縣屬會稽郡唐初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後州廢仍為剡縣屬越州宋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二浙注見穆宗長慶四年

發明

嗚呼唐室自此亡矣裘甫作亂自任年萌孽至是始書于冊甫雖破滅而龐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儻以懿僖昏淫相繼為亡唐之主則裘甫之亂實起於大中末年是時懿僖失德未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識者自可察之

葬貞陵實一統志云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內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

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晅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别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

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歸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質實

衢婺明台四州名一統志云衢本春秋越西鄙姑蔑之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仍屬會稽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入金華屬

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為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衢州路本朝初改龍游縣尋改為衢州府隸浙江道婺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明注見僖宗乾符四年台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越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福建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孫權三國吳大帝也海島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西陵地名注見齊明帝永明六年烽燧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户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發明自德宗好聚斂於是進奉羨餘之獎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椎剥民不聊生其極至於盜賊蜂起國遂以亡綱目至是始書禁税外科率則前此漁蠹之害出於常賦之外者從可知矣事有因襲而見貶者此類是也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考異據上書賊書討此當書誅誤作斬

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晧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

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集覽 跌跌戣跌溪結渠魁反跌跌厲複姓戣名也本鐵勒諸部之號初號阿跌亦曰呵跌後訛轉為跌跌耳自貞觀中內屬

質實 昭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

裕官爵贈左僕射

左拾遺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發明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海表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夏侯孜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内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質實 斜封注見玄宗開元八年葉京建安人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

募繞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質實廣桂容三州名廣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桂注同上年桂林容注見代宗大歷六年邕州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

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質實嶲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

書法不果行矣何以書嘉杜悰也杜悰此請可謂善謀國矣故特書之使前宰能知出此尚有

僭號寇邊之患哉

壬午三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爲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寛數来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質實 許滑徐汴荆襄潭鄂八州名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荆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注同上年襄陽潭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集覽 唱經唱謳吟聲杜甫大雲寺詩梵放時出寺注梵放葢佛事至梵音必唱和演揚故聲聞于寺外梵夾大藏經云唐貞觀三年玄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十九年回京師得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後乃造傳浮圖以藏梵本梵音扶泛反許慎云字出釋書未詳義意韻會注梵西域種號出浮圖書此云清淨正言寂靜玄祖之道老子之道教也唐高宗尊老子為聖祖太上玄元皇帝又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老莊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春秋序

仲尼脩春秋立素王注王于況反孔子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注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四輔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

集覽 多許許與也猶言與人多可邊徼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亭徼

正誤 蔡京性貪虐多許今按本作多詐無煩費辭覯其恐蔡襲立功安奏南蠻遠遁

邊徼無虞又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人攻邕州即多詐之實也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質實 兗海

二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鄭濠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宿泗二州名宿注見穆宗長慶三年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 質實 炮烙之刑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南詔率群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敕發荊湖兵二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質實 桂管注見代宗大歷元年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安南

癸未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交趾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溪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蜕上疏曰今西凉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質實 侵軼注見晉穆帝永和二年

書法 於是城陷力戰身集十矢趍監軍船不及遂溺海死非死志也則何以書死之自蔡京請罷戍兵襲作十必死之書以告宰相襲固知有必死之理矣寇至弗去守禦三月力屈不降謂非死

古人雖重廟祭然陵寢所在拜之未為非禮傳云過墓思哀乃人情也故天下風俗雖殊至于拜埽則四海同然矣尹起莘之言於理未確

節可予綱目書蔡京伏誅於先書蔡襲死之於後所以重嘉襲也自是歷僖昭訖唐亡天下之亂極矣書死之者蔡襲一人而已安得不深予之

二月朔上歷拜十六陵考異上當作帝 質實 十六陵謂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玄宗泰陵肅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順宗豐陵憲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莊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貞陵

發明 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偏拜諸陵此何禮也懿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三月歸義軍奏克復凉州 質實 凉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

夏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諴以同列多狥私不法稱疾辭位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玄价叙宗相結故得為相杜審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實曹確河南人○秋七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餽運勞費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從海一月至

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僱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縶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質實 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廵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書法 以官官為館驛使元和嘗書之矣常事也此其書何自武宗以来閹豎少戢當時至有楊劉怯懦隳敗舊風之語大中之世尤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者書曰以吳德應為館驛使所以深病帝也

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

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賂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集覽 專家無子弟之法專父兄之權虧尊卑之禮也左傳閔二年晉里克曰專命則不孝 質實 詹事東宮官名注見德宗興元三年令狐滈華原人

甲申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考異 雲字蛻字下並漏為字 質實 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華陰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臨晉

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故貶之

三月彗星出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

集覽 彗出於婁長三尺胡氏管見曰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諭其象氛祲孛孛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此云長三尺言其短也禍促必矣天官書曰婁為聚衆正義曰婁三星魯之分野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胡氏管見曰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未有以為瑞星者今楊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之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與

書法 於是星長三尺太史奏稱瑞星此其書彗何抑諛佞也故直筆書之

發明是時冦盜縱横人民愁苦彗星之出天戒昭昭而反以為瑞宣示中外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夏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南詔冦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

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集覽夜縋而出縋馳偽反左傳僖三十年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注至夜以繩懸城而下也 質實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天平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書法屬辭比事而賞罰之無章可見矣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質實嶺南西道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邕州高駢幽州人崇文之孫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賓實路巖魏州冠氏人

乙酉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時王皥復為禮官伸前議朝廷從之

書法書始何譏也郭太后之失所久矣於是乎始得配饗則宣宗之罪也

發明懿安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王皥正色爭之至是復伸前議僅得侑祀故綱目特書其始以志之亦所以著弒逆者之罪也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宦官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户

質實 闐州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寒食注見代宗大歷五年

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丙戌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名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集覽 驃信已應天順人驃昆名反南蠻傳曰驃信夷語君也已應天順人者謂我君已即帝位矣酋龍先於宣宗時僭稱皇帝今故云然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伊川傳曰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

質實 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質實 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寛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薨

夏五月葬孝明皇后

葬於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質實 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

軍中立其子全皡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

懦維周山貪諸将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将士攻破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質實　南定峯州未詳沿革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集覽　乞離胡吐蕃君長名

以高駢為静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南詔自來屢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彊至于憲宗臨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南詔非能亡唐室也而唐室之亡南詔實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集覽 徐方之餘本是徐戎之緒餘也春秋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就國時淮夷久叛又脅徐戎並起寇魯書費誓篇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也詩常武篇震驚徐方文公傳曰徐方蓋淮北徐州之夷也

十二月黠戞斯遣使入貢質實黠戞斯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黄龍元年堅昆

丁亥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内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别除可及官集覽王府率率與帥通音所類反王府之不從集覽率掌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質實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秋七月懐州民逐刺史劉仁規質實懐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貲久之乃定

書法上元以來書牙將逐其上矣未有役卒逐其上者也至元和之末而書役卒逐其上矣未有民逐其上者也於是而書民逐其上矣書民逐其刺史而唐之紀綱大壊矣

以于琮同平章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下

謹案第二頁前六行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刊本二訛元今改又按唐無河西郡即漢亦言河西五郡非有郡名河西也且此吐蕃入寇亦在鹽夏之間並非漢之涼州地此誤

第十一頁後四行河西郡名按分註明云河西八州則河西非郡也此誤

第十三頁前五行鄜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𡨴縣刊本懷訛移今改又按地理志隴右道鄜州

寧塞郡本澆河郡與𡨋縣無涉即魏之廓州亦治肆州敷城界郭城非𡨋縣也此誤

第十九頁前三行硤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八年刊本八訛元今改又按元和志陜州硤石縣則硤石自為縣名非淮水所經之山也此誤

第三十一頁前二行謂涇渭汭三水刊本訛渭河洛伊據國語注改又按河洛伊者三川郡所由名非此三川也周安王漢高后時之注俱與此

無涉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改屬桂林府刊本林訛州據

明地理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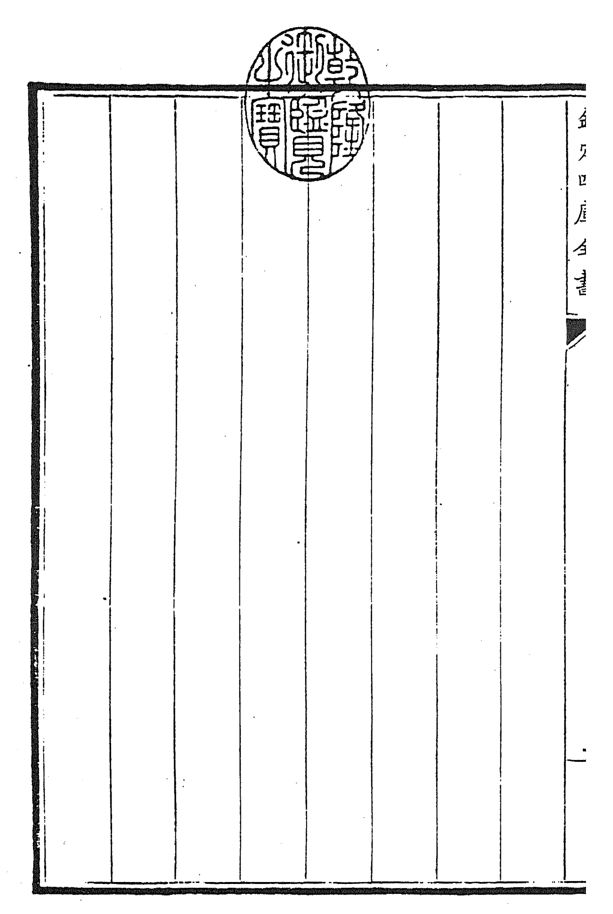
第五十頁後二行南定峯州未詳沿革按唐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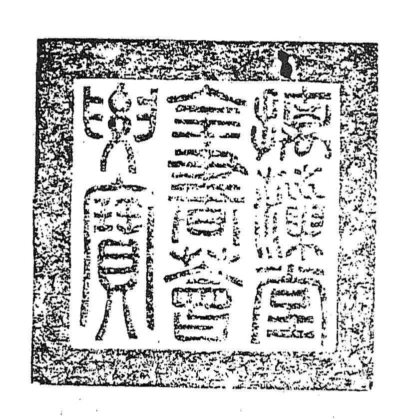
志安南都護府南定本隸宋州武德四年析宋

平置五年隸交州大歷五年省貞元八年復置

峯州承化郡武德四年以交阯郡之嘉寧置此

失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舉人臣王旭暢